

邓州窑青釉残盘铭文阐释

■河南邓州 许满贵

这是一片元代邓州窑青釉残盘瓷片(见图),口径14.3、高3.7、腹胎厚0.8、残足直径7、圈足高0.5、底足宽1.2厘米。盘面为青釉布褐色细米粒星点,残断面露灰胎;盘心圆不规整,呈火石红,周边流釉,显细砂粒和乱痕;盘心竖刻四字铭文:“晶轟品轟”。盘背施满釉,临足处露胎粘砂粒,残圈足底粗糙不平整,足沿旋有乱痕。综合釉色、器型、铭文、圈足等分析,符合元代粗犷风格的瓷盘特征。

瓷贵有铭。笔者曾就瓷片铭文,通过微信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郑州大学博士孙新民请教。他回复:“这四字均为相同三字组合一字,是有文化人所为,不一定有特殊含义。是刻的吗?”笔者迅速将抄录的铭文“晶轟品轟”四字重发过去。孙会长纠错:“第二字为轟”。

据查史料,东汉许慎《说文》:“晶,精光也。”徐灏曰:“晶即星之象形文。”欧阳修《秋声赋》“其容清明,天高日晶。”“轟”(hōng)字由三个车字组成。会意“轟”,依据古人书法省笔简化为“轰”。《说文解字》:“轟,群车声也。从三车。”本义:群车行驶声。《史记·苏秦传》:“轰轰殷殷。”“品”,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古字形从三口,表



示众多。《说文》卷二《品部》:“众庶也。从三口。凡品之属皆从品。”“轟”,田间的土地,指古代一种藤制的筐子。异体字“壘”(筑土为营壘)、“藁”(藤蔓,盛土器)、“雷”(古同“雷”“垒”),通“礮”(推石自高处下击)、“磊”,磊落(正大光明貌)。工匠心声,汉字文明。蒙古原无文字,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俘获在乃蛮部任职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后来,命塔塔统阿依照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自左向右竖写,并教授蒙古弟子,是为畏兀儿字蒙古

文。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封授吐蕃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制作蒙古新字。元末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列举了31种,清人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则列为23种。

元朝把治下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并据其所处等级在为官、刑罚、禁令、赋役等方面作出了与之相应的政策或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蒙古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必须防范其他民族的人。因此色目人主要作为雇佣军和官员被元统治者所器重,与蒙

古人一起构成蒙元统治的主要力量。“君子端方,一见忘俗。”元朝统治阶级是蒙古人,汉人地位虽然低但是占大多数,蒙古人想要统治不得不“以汉制汉”,用汉族文化统治汉人,所以汉字也不可能取消。邓州窑遗老匠户在盘心竖刻四字铭文:“晶轟品轟”生僻字,可谓“幽赞太极,阐释元本”(晋·葛洪《抱朴子·嘉遁》)。

稽《元史》卷九十三、《大元通制·通制条格》卷二:元朝的手工业管理制度是“匠籍”制度,当时的手工业者称为“匠

户”,匠户在户籍上自成一类,必须在官府的手工业局、院中服役,从事营造、纺织、军器、工艺品等各种手工业生产,由各局、院和有关机构直接管理。匠户职业世袭,非经放免,不允许随意脱籍,必须世代相袭,承当指定的工役。如果不肯入局、院服役,就要“痛行断罪”。自南宋至元朝,邓州地处宋金、金元、宋元征伐的前沿阵地,烽火连年,归属频变,腥风弥漫,民不聊生,直至州城荡然,人口锐减。残酷的战争,给邓州留下了巨大的战争创伤。元代邓州窑匠户烧造粗犷风格的残器瓷盘正是佐证。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以“目”“心”观物,均带有主观性,只能见到事物“形”“情”等表面的东西。而以“理”观物,却不带主观,所以能见物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用眼睛观察事物,只能见其外部形状;用心观察事物,只能看到事物变化的情形;只有以理观物,才能洞察事物之本性。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是笔者阐释邓州窑青釉残盘铭文的初心。



图1 清光绪仿乾隆轧道粉彩桃花纹瓷碗

■山西阳泉 李喜庆

“桃花灼灼斗春芳,一见如云满目光。”阳春时节,春光明媚,桃花绽放,芳菲烂漫,妩媚鲜丽,桃花宛如一片艳丽的红霞,在春天的天空中分外妖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承载着文化的深厚底蕴,历来得到人们的喜爱。因此在瓷器的海洋中也曾出现过其娇艳的身影。

“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桃花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喜爱和吟诵。在《诗经》中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赞美。唐代诗人王维《桃源行》诗云:“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描绘出了桃红柳绿、春光明媚的桃源景色。这个清光绪仿乾隆轧道粉彩桃花纹瓷碗(图1),敞口,弧壁,圈足。周身用绿地、轧道、粉彩等多种技艺,绘制了桃花图,在绿

茵茵的青草掩映下,几枝桃花,争芳吐艳,红的如火,蓝的似锦,在绿叶衬托下,给人带来浓浓春意。“轧道”又称“雕地”,先在胎上用丝绵均匀拍上一层色料(锦地),再在锦地上用一种状如绣花针的工具刻划出细小的诸如凤凰形卷草凹纹,最后配以花卉、山水或开光等图饰。此种工艺流行于乾隆时期,以后也多袭用。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桃柳争春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一种瓷器,即一种在白釉地上用红绿黄白黑等各色彩料绘出桃花、翠柳和黄莺图案的瓷器,属当时寻常百姓广泛使用的民间生活瓷。它的图案格式较为固定,一般成双成对出现,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观赏性。这只民国粉彩桃柳争春冬瓜罐(图2),呈高筒形,收口丰肩,形似冬瓜,高32厘米。器

瓷上桃花朵朵艳

身展现的便是桃红柳绿黄莺鸣叫归来的场景,只见柳枝和桃枝交织在一起,显得玲珑别致。春风吹拂,柳枝飘飞着动人的长发,桃花吐出最娇艳的花朵,红的耀眼,白的可爱,一对黄莺相互呢喃,诉说着春归来的情形,让人不禁想到“两个黄鹂鸣翠柳”的诗句。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美人也是一种

常见的纹饰,它以桃花和风格几乎类同的美女为主要入画内容,多侧面反映近代仕女闲适生活画面的纹饰。从花瓶、将军罐到鼻烟壶、汤匙,几乎涵盖了各种实用与观赏器具,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个桃花美人瓷盘(图3),圆形,金口,口径16.6厘米。盘内绘桃花美人图,一树桃花迎春绽放,红星点点,蒙蒙绿意。树前两

个美人,眉目清秀,颜面犹如桃花绽开,一坐一立,倾心交谈。一旁竹木插得栏杆和山石上一丛花草。盘中有“美色可珍”的题词和“画于珠山余远生”落款。该盘白釉滋润,色彩丰富,图案生动;画工娴熟,色调柔美。余远生为清末民初著名瓷画家,擅长绘画仕女,其作品在当时就颇受人们喜爱,收藏具有升值潜力。



图2 民国粉彩桃柳争春冬瓜罐



图3 近代桃花美人瓷盘